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

話說黛玉正在情思縈逗，纏綿固結之時，忽有人從背後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？」黛玉唬了一跳，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香菱。黛玉道：「你這個傻丫頭，冒冒失失的，嚇我一跳，這會子打那裡來？」香菱嘻嘻的笑道：「我來找我們姑娘，總找不著。你們紫鵝也找你呢，說連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了。回家去坐著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黛玉的手，回瀟湘館來。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葉來。黛玉和香菱坐了，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，那一個刺的精，又下一回棋，看兩句書，香菱便走了。不在話下。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，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。見寶玉來了，便說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老太太等著你呢，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。還不快去換了衣裳走呢！」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。

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，回頭見鴛鴦一一穿著水紅綾子襖兒，青緞子坎肩兒，下面露著玉色綢襪，大紅繡鞋一一向那邊低著頭看針線，脖子上圍著紫綢綉子。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，不住用手摩挲，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。便挨身上去，涎著臉笑道：「好姐姐，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。鴛鴦便叫道：「襲人，你出來瞧瞧！你跟他一輩子，也不勸勸他，還是這麼著！」襲人抱了衣裳出來，向寶玉道：「左勸也不改，右勸也不改，你到底是怎麼著？你再這麼著，這個地方兒可也就難住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催他穿衣裳，同鴛鴦往前面來。見過賈母，出至外面，人馬俱已齊備。剛欲上馬，只見賈璉請安回來，正下馬。二人對面，彼此問了兩句話，只見旁邊轉過一個人來，說：「請寶叔安。」

寶玉看時，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兒，長挑身材，年紀只有□八九歲，甚是斯文清秀。雖然面善，卻想不起是那一房的，叫什麼名字。賈璉笑道：「你怎麼發默？連他也不認得？他是廊下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是了，我怎麼就忘了！」因問他：「你母親好？這會子什麼勾當？」賈芸指賈璉道：「找二叔說句話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，倒像我的兒子！」賈璉笑道：「好不害臊！人家比你大五六歲呢，就給你作兒子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今年□幾歲？」賈芸道：「□八了。」

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，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，便笑道：「俗話說的好，『搖車兒裡的爺爺，拄拐棍兒的孫子』，雖然年紀大，山高遮不住太陽。只從我父親死了，這幾年也沒人照管。寶叔要不嫌侄兒蠢，認做兒子，就是姪兒的造化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聽見了？認了兒子，不是好開交的。」說著，笑著進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明兒你開了，只管來找我，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。這會子我不得閒兒。明兒你到書房裡來，我和你說一天話兒，我帶你園裡玩去。」說著，扳鞍上馬，眾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。見了賈赦，不過是偶感些風寒。先述了賈母問的話，然後自己請了安。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，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著。

寶玉退出來，至後面，到上房。邢夫人見了，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，寶玉方請安。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，方問別人，又命人倒茶。茶未吃完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。邢夫人道：「那裡找活猴兒去！你那奶媽子死絕了？也不收拾收拾，弄的你黑眉烏嘴的，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，也來請安。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著。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，邢夫人又百般摸索弄弄他，早已心中不自在了，坐不多時，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。賈蘭只得依他，一同起身告辭。寶玉見他們起身，也就要一同回去。邢夫人笑道：「你且坐著，我還和你說話。」寶玉只得坐了。邢夫人向他兩個道：「你們回去，各人替我問各人的母親好罷。你姑姐姐們都在這裡呢，鬧的我頭暈，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。」賈環等答應著，便出去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「可是姐姐們都過來了？怎麼不見？」邢夫人道：「他們坐了會子，都往後頭，不知那屋裡去了。」寶玉說：「大娘說有話說，不知是什麼話？」邢夫人笑道：「那裡什麼話，不過叫你等著同姐妹們吃了飯去，還有一個好玩的東西給你帶回去玩兒。」

娘兒兩個說著，不覺又晚飯時候。請過眾位姑娘們來，調開桌椅，羅列杯盤，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。寶玉辭別賈赦，同眾姊妹們回家，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各自回房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，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。賈璉告訴他說：「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，偏偏你孀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芹兒了。他許我說，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，等這個工程出來，一定給你就是了。」那賈芸聽了，半晌，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就等著罷。叔叔也不必先在孀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，到跟前再說也不遲。」賈璉道：「提他做什麼？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？明日還要到興邑去走一走，必須當日趕回來才好。你先等著去。後日起更以後，你來討信，早了我不得閒。」說著，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。

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，一路思量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便一徑往他舅舅卜世仁家來。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，方纔從舖子裡回來，一見賈芸，便問：「你做什麼來了？」賈芸道：「有件事求舅舅幫襯。要用冰片，麝香，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，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。」卜世仁冷笑道：「再休提賒欠一事！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裡一個夥計，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，至今總沒還。因此，我們大家賠上，立了合同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，誰要犯了，就罰他二□兩銀子的東道。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，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裡來買，也還沒有這些，只好倒扁兒去。這是一件。二則，你那裡有正經事？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。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，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。也要立個主意，賺幾個錢，弄弄穿的吃的。我看著也喜歡。」

賈芸笑道：「舅舅說的有理。但我父親沒的時候兒，我又小，不知事體。後來聽見母親說，都還虧了舅舅替我們出主意料理的喪事。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？還是有一畝地，兩間房子，在我手裡花了不成？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，叫我怎麼樣呢？一一還虧是我呢，要是別的死皮賴臉的，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，要三升米二升豆子，舅舅也就沒法兒呢。」卜世仁道：「我的兒，舅舅要有，還不是該當的？我天天和你舅母說，只愁你沒個算計兒。你但凡立的起來，到你們大屋裡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，下個氣兒和他們的管事的爺們嬉和嬉和，也弄個事兒管管。前兒我出城去，碰見你們三屋裡的老四，坐著好體面車，又帶著四五輛車，有四五□小和尚道士兒，往家廟裡去了。他那不虧能幹，就有這個事到他身上？」

賈芸聽了，嘮叨的不堪，便起身告辭。卜世仁道：「怎麼這麼忙？你吃了飯去罷。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只見他娘子說道：「你又糊塗了！說著沒有米，這裡買半斤麵來下給你吃，這會子還裝胖呢。留下外甥挨餓不成？」卜世仁道：「再買半斤來添上，就是了。」他娘子便叫女兒：「銀姐，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：有錢借幾個，明兒就送了來的。」夫妻兩個說話，那賈芸早說了幾個「不用費事」，去的無影無蹤了。

不言卜家夫婦。且說賈芸賭氣離了舅舅家門，一徑回來，心下正自煩惱，一邊想，一邊走，低著頭，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。把賈芸一把拉住，罵道：「你瞎了眼？碰起我來了！」

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緊鄰倪二。這倪二是個潑皮，專放重利債，在賭博場吃飯，專愛喝酒打架。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，已在醉鄉，不料賈芸碰了他，就要動手。賈芸叫道：「老二！住手！是我衝撞了你。」倪二一聽他的語音，將醉眼睜開一看，見是賈芸，忙鬆了手，趑趄著笑道：「原來是賈二爺。這會子那裡去？」賈芸道：「告訴不得你，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！」倪二道：「不妨。有什麼不平的事，告訴我，我替你出氣。這三街六巷，憑他是誰，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，管叫他人離家散！」

賈芸道：「老二，你別生氣，聽我告訴你這緣故。」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。倪二聽了，大怒道：「要不是二爺的親戚，我就罵出來，真真把人氣死！一一也罷，你也不必愁，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，你要用只管拿去。我們好街坊，這銀子是不要利

錢的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。

賈芸心下自思：「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，卻也因人而施，頗有義俠之名。若今日不領他這情，怕他臊了，反為不美，不如用了他的，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。」因笑道：「老二，你果然是個好漢！既蒙高情，怎敢不領？回家就照例寫了文約，送過來。」倪二大笑道：「這不過是□五兩三錢銀子，你若寫文約，我就不借了。」賈芸聽了，一面接銀子，一面笑道：「我遵命就是了，何必著急！」倪二笑道：「這纔是呢！天氣黑了，也不讓你喝酒了，我還有點事兒，你竟請回罷。我還求你帶個信兒給我們家，叫他們關了門睡罷，我不回家去了。倘或有事，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趑趄著腳兒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芸偶然碰見了這件事，心下也□分稀罕，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；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，到明日加倍來要，便怎麼好呢？忽又想到：「不妨，等那件事成了，可也加倍還的起他。」因走到一個錢舖裡，將那銀子稱了稱，分兩不錯，心上越發喜歡。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給他娘子兒，方回家來。他母親正在炕上拈線，見他進來，便問：「那裡去了一天？」賈芸恐母親生氣，便不提卜世仁的事，只說：「在西府裡等璉二叔來著。」問他母親：「吃了飯了沒有？」他母親說：「吃了。還留著飯在那裡。」叫小丫頭拿來給他吃。

那天已是掌燈的時候，賈芸吃了飯，收拾安歇。次日起來，洗了臉，便出南門大街，在香舖買了麝香，往榮府來。打聽賈璉出了門，賈芸便往後面來。到賈璉院門前，只見幾個小廝，拿著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。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：「先別掃，奶奶出來了。」賈芸忙上去笑問道：「二孀娘那裡去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老太太叫，想必是裁什麼尺頭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一群人簇擁著鳳姐出來了。賈芸深知鳳姐是奉春承愛排場的，忙把手逼著，恭恭敬敬，搶上來請安。鳳姐連正眼也不看，仍往前走，只問他母親好，怎麼不來這裡逛逛。賈芸道：「只是身上不好，倒時常惦記著孀娘，要瞧瞧總不能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你會撒謊！不是我提，他也就不要我了。」賈芸笑道：「姪兒不怕雷劈，就敢在長輩兒跟前撒謊了！昨兒晚上還提起孀娘來，說孀娘身子單弱，事情又多，虧了孀娘的好精神，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；要是差一點兒的，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。」

鳳姐聽了，滿臉是笑，由不的止了步，問道：「怎麼好好兒的你們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說起我來？」賈芸笑著道：「只因我有個好朋友，家裡有幾個錢，現開香舖。因他捐了個通判，前兒選著了雲南不知那一府，連家眷一齊去。他這香舖也不開了，就把貨物攢了一攢，該給人的給人，該賤發的賤發，像這貴重的都送給親友，所以我得了些冰片、麝香。我就和我母親商量：賤賣了可惜；要送人，也沒有人家兒配使這些香料。因想到孀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，別說今年貴妃宮中，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，也一定比往常要加□幾倍，所以拿來孝敬孀娘。」一面將一個錦匣遞過去。

鳳姐正是辦節禮，用香料，便笑了一笑，命豐兒：「接過芸哥兒的來，送了家去，交給平兒。」因又說道：「看你這麼知好歹，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來，說你好，說話明白，心裡有見識。」

賈芸聽這話入港，便打進一步來，故意問道：「原來叔叔也常提我？」鳳姐見問，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，一想，又恐被他看輕了，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許他管事了。因且把派他種花木的事，一字不提，隨口說了幾句淡話，便往賈母屋裡去了。

賈芸自然也難提，只得回來。因昨日見了寶玉，叫他到外書房等著，故此，吃了飯又進來，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。只見茗煙在那裡掏小雀兒呢。賈芸在他身後，把腳一踉道：「茗煙小猴兒又淘氣了！」茗煙回頭見是賈芸，便笑道：「何苦！二爺唬我們這麼一跳！」因又笑說：「我不叫茗煙了。我們寶二爺嫌『煙』字不好，改了叫焙茗了，二爺明兒只叫我焙茗罷。」賈芸點頭笑著同進書房，便坐下問：「寶二爺下來了沒有？」焙茗道：「今日總沒下來。二爺說什麼？我替你探探去。」說著，便出去了。

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。有一頓飯的工夫，還不見來。再看看要找別的小子，都玩去了。正在煩悶，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「哥哥呀！」賈芸往外瞧時，是個□五六歲的丫頭，生的倒甚齊整，兩隻眼兒水水靈靈的，見了賈芸，抽身要躲。恰值焙茗走來，見那丫頭在門前，便說道：「好，好，正抓不著個信兒呢。」賈芸見了焙茗，也就趕出來，問：「怎麼樣？」焙茗道：「等了半日，也沒個人過。這就是寶二爺屋裡的。」因說道：「好姑娘，你帶個信兒，就說廊上二爺來了。」

那丫頭聽見，方知是本家的爺們，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，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。聽那賈芸說道：「什麼廊上廊下的，你只說芸兒就是了。」半晌，那丫頭似笑不笑的說道：「依我說，二爺且請回去，明日再來。今兒晚上得空兒，我替回罷。」焙茗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那丫頭道：「他今兒也沒睡中覺，自然吃的晚飯早，晚上又不下來，難道只是叫二爺這裡等著挨餓不成？不如家去，明兒來是正經。——就便回來有人帶信兒，也不過嘴裡答應著罷咧。」

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，待要問他的名字，因是寶玉屋裡的，又不便問，只得說道：「這話倒是，我明日再來。」說著，便往外去了。焙茗道：「我倒茶去，二爺喝了茶再去。」賈芸一面走，一面回頭說：「不用，我還有事呢。」口裡說話，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。

那賈芸一徑回來，至次日，來至大門前，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，纔上了車。見賈芸過來，便命人叫住，隔著窗子笑道：「芸兒，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！怪道你送東西給我，原來你有事求我。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，說你求他。」賈芸笑道：「求叔叔的事，孀娘別提，我這裡正後悔呢。早知這樣，我一起頭兒就求孀娘，這會子也早完了。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哦！你那邊沒成兒，昨兒又來找我了。」賈芸笑道：「孀娘辜負了我的孝心，我並沒有這個意思；要有這個意思，昨兒還不求孀娘嗎？如今孀娘既知道了，我倒要把叔叔攔開，少不得求孀娘，好歹疼我一點兒！」鳳姐冷笑道：「你們要揀遠道兒走麼！早告訴我一聲兒，多大點子事，還值的耽誤到這會子！那園子裡還要種樹，種花兒，我正想個人呢。早說不早完了？」賈芸笑道：「這樣，明日孀娘就派我罷。」鳳姐半响道：「這個我看著不大好，等明年正月裡的煙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，不好？」賈芸道：「好孀娘，先把這個派了我。果然這件辦的好，再派我那件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倒會拉長線兒！——罷了，要不是你叔叔說，我不管你的事。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，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，後日就進去種花兒。」說著，命人駕起香車，徑去了。

賈芸喜不自禁。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，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，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。打聽鳳姐回來，去寫個領票來領對牌，至院外，命人通報了。彩明走出來，要了領票進去，批了銀數、年月，一並連對牌交給賈芸。賈芸接來看，那批上批著二百兩銀子，心中喜悅，翻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。回家告訴他母親，自是母子俱喜。次日五更，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，又拿了五□兩銀子，出西門，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，曾說過明日著他進來說話，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，那裡還記在心上？因而便忘懷了。這日晚上，卻從北靜王府裡回來，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回至園內，換了衣服，正要洗澡。襲人被寶釵煩了去打結子去了；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；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，接出去了；麝月現在家中病著；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，料是叫不著他，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。——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屋內。偏偏的寶玉要喝茶，一連叫了兩三聲，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。寶玉見了，連忙搖手，說：「罷，罷，不用了。」老婆子們只得退出。

寶玉見沒丫頭們，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，向茶壺去倒茶。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二爺，看燙了手，等我倒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。寶玉倒唬了一跳，問：「你在那裡來著？忽然來了，唬了我一跳。」那丫頭一面遞茶，一面笑著回道：「我在後院裡。纔從裡間後門進來，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麼？」

寶玉一面喝茶，一面仔細打量。那丫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，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，挽著鬢兒，容長臉面，細挑身材，卻□分俏麗甜淨。寶玉便笑問道：「你也是我屋裡的人麼？」那丫頭笑應道：「是。」寶玉道：「既是這屋裡的，我怎麼不認得？」那丫頭聽說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爺不認得的也多呢，豈止我一個？從來我又不遞茶水，拿東西，眼面前兒的，一件也做不

著，那裡認得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做眼面前兒的呢？」那丫頭道：「這話我也難說。——只是有句話回二爺：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，我想二爺不得空兒，便叫焙茗回他；今日來了，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。」

剛說到這句話，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著進來。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，一手撩衣裳，趑趄趑趄，潑潑撒撒的。那丫頭便忙迎出去接。秋紋碧痕，一個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，一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。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，二人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小紅。二人便都詫異，將水放下，忙進來看時，並沒別人，只有寶玉，便心中俱不自在。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，待寶玉脫了衣裳，二人便帶上門出來，走到那邊房內，找著小紅，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麼。小紅道：「我何曾在屋裡呢？因我的綢子找不著，往後頭找去，不想二爺要茶喝，叫姐姐們一個兒也沒有，我趕著進去倒了碗茶，姐姐們就來了。」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：「沒臉面的下流東西！正經叫你催水去，你說有事，倒叫我們去，你可搶這個巧宗兒。一里一里的，這不上來了嗎？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？你也拿鏡子照照，配遞茶遞水不配！」碧痕道：「明兒我說給他們，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，僮們都別動，只叫他去就完了。」秋紋道：「這麼說，還不如我們散了，單讓他在這屋裡呢！」

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鬧著，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，說：「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，叫你們嚴緊些。衣裳，裙子，別混曬混晾的。那土山上都攔著圍幕，可別混跑。」秋紋便問：「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。」秋紋碧痕俱不知道，只管混問別的話，那小紅心內明白，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。

原來這小紅本姓林，小名紅玉。因「玉」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，便改喚他做小紅。原來是府中世僕，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。這小紅年方十四，進府當差，把他派在怡紅院中，倒也清幽雅靜。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，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。

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，因他原有幾分容貌，心內便想向上攀高，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。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，那裡插的下手去？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，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，心內早灰了一半。正沒好氣，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來，不覺心中一動，便悶悶的回房，睡在床上，暗暗思量。翻來覆去，自覺沒情沒趣的。忽聽的窗外低低的叫道：「紅兒，你的綢子我拾在這裡呢。」小紅聽了，忙走出來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芸。小紅不覺粉面含羞，問道：「二爺在那裡拾著的？」只見那賈芸笑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上來拉他的衣裳。那小紅臊的轉身一跑，卻被門檻子絆倒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